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傳三編卷四三

詳校官編修臣謝振定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張見龍

史傳三編卷三

大學士朱軾撰

名儒傳三

隋

王通

王通字仲淹先爲祁人九世祖寓當懷愍時東遷傳至元則究道德考經籍卒爲鴻儒江左號王先生先生

孫虬值蕭氏禪恥食齊粟北事魏仕至并州刺史家河汾是爲通高祖及通父隆傳業教授門徒千餘人開皇初以國子博士待詔雲龍門文帝從容問曰朕何如主隆曰陛下聰明神武得之於天發號施令不盡稽古雖負堯舜之資終以不學爲累帝默然久曰先生朕之陸賈也隆乃著興衰要論七篇奏之帝稱善四年通始生隆筮之遇坤之師大父安康獻公占之曰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遂名曰通通六歲而江東平隆歎曰王道無

叙天下何為而一乎通侍側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為邦有長久之策故夏殷以下四海常一統也後之為邦行苟且之政故魏晉以下九州無定主也夫子之歎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乎隆異之遂告以元經之事通再拜受之十八年隆宴居歌伐木而召通謂曰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資友以成者在三之義師居一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通於是有四方之志蓋受書於東海李育學詩於會稽夏琠問禮於河東關朗

正樂於北平霍汲考易於族父仲華不觧衣者六歲其精志如此仁壽三年通既冠慨然有濟蒼生之心西遊長安帝名見太極殿奏太平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略稽古驗今愾愾乎運天下於指掌帝大恱曰得生幾晚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恱楊素蘇䕫李德林見通與之言終日歸而有憂色門人問通曰素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䕫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德林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從何而興乎時將有

蕭牆之釁通知謀之不用作東征之歌而歸帝聞再徵之不至大業二年徵又不至乃曰吾視千載已上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為政者有所持循吾視千載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後之修文者有所折衷矣遂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六經大就門人自遠而至其教興於河汾雍雍如也通閒居儼然其動也徐若有所慮其行也方若有所畏其接長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幼者温温然

如有就其使人雖童僕必斂容鄉人有喪通必先往反必後有水土之役則具畚鍤以往曰吾非從大夫也其言應而不唱唱必有大端或問人善曰子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久也其族婚嫁必具六禮曰斯道也今亡矣三綱之首不可廢吾從古嘗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門人有問姚義孔庭之法曰詩曰禮不及四經何也義曰嘗聞諸夫子矣春秋斷物

志定而後及也樂以和德全而後及也書以制法從事而後及也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故不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以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故聖人後之然則詩禮何為而先也曰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遠暴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度其言察其志考其行辨其德志定則發之以春秋於是乎斷而能變德全則導之以樂於是乎和而知節可從事則達之以書於是乎可以

立制知命則申之以易於是乎可以盡性若驟而語春秋則蕩志輕義驟而語樂則喧德敗度驟而語書則狎法驟而語易則玩神通聞之曰姚子得之矣魏徵問聖人有憂乎曰天下皆憂吾獨得不憂乎問疑曰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徵退通謂董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賈瓊問何以息謗曰無辯何以止怨曰不爭問事人之道曰遠而無介就而無諂汎乎利以諷之無鬬其捷問君子之道曰必先恕乎為人子者以

父之心爲心爲人弟者以兄之心爲心推而達之天下斯可矣李密問英雄曰自知者英自勝者雄問勇曰必也義乎問王霸之畧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房𤣥齡問事君之道曰無私問使人之道曰無偏問化人之道曰先正其心嘗曰不以伊尹周公之道康其國非大臣也不以霍光諸葛亮之心事其君皆具臣也又曰人不里居地不井授終茍道也封禪之費非古也其秦漢之侈心乎又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多斂之國其財必削

又曰政猛寧若恩法速寧若緩獄繁寧若簡臣主之際其猜也寧信通見牧守屢易曰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不若是之亟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其嘉言懿論門人相與集而記之號曰中說十年名署蜀司戶不就十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三年江都難作通寢疾泣然興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而吾

不與焉命也遂卒門人諡之曰文中所續禮論二十五篇列爲十卷樂論二十篇列爲十卷書一百五十篇列爲二十五卷詩三百六十篇列爲十卷元經五十篇列爲十五卷贊易七十篇列爲十卷並未及行二子長曰福郊少曰福時

論曰通名跡不見於隋史故司馬光以爲疑所引弟子多唐初名臣朱子以爲福郊福時之所爲非通雅意然亦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又議其續

經之僭至等之吳楚雖然當隋之時道術之裂也已久通獨銳然修周孔之業倡教河汾成就後進其學其識誠大有以過人者故朱子又稱其學有可用之實荀揚韓氏皆不及也豈不諒哉康節邵子亦嘗為之賛曰錄其所是棄其所非君子有歸斯實平恕之

論

唐

薛收

薛收字伯褒蒲州汾陰人道衡之子也年十二能屬文以父不得死於隋不肯仕郡舉秀才不應事王通與董常仇璋程元備聞六經之義為高第通稱之曰孝哉薛收行不負於神明收問仁通曰五常之始也問性曰五常之本也問道曰五常一也收問政於仲長子光子光曰舉一綱衆目張弛一機萬事隳不知其政也收以告通通曰子光得之矣及唐高祖興收遁入首陽山將應義舉堯君素覺之迎置其母城中收不得去後君素東

連王世充收遂挺身歸唐房𤣥齡亟言之秦王王召見
問方畧合㫖授府主簿判陝西大行臺金部郎中是時
方討世充軍事繁綜收爲書檄露布或馬上占詞該敏
如素構初不竄定竇建徳來援世充諸將爭請斂軍以
避其鋒收獨曰不然世充據東都府庫盈衍所將兵皆
江淮精鋭但苦乏食爲我所持今建徳總衆以來若縱
之至必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偃兵無日
混一之期殊未有涯也不若分兵守洛陽深溝髙壘慎

勿與戰大王親督驍銳先據成皐厲兵按甲截建德路以逸待勞決可克也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秦王曰善遂禽建德降世充一如收策王入觀隋宮室奓侈無度收進曰峻宇雕牆殷辛以亡土階茅茨唐堯以昌始皇興阿房而秦禍速文帝罷露臺而漢祚永後主曾不是察奢虐是矜卒死一夫之手為後世笑何此之能保哉王重其言俄授天策府記室參軍從平劉黑闥封汾陰縣男嘗上書諫王畋獵王答之曰

成我者卿也明珠兼乘未若一言賜黄金四十鋌武德七年寢疾王遣使臨問相望於道又命輿至府舉袂撫之論叙平生慼激涕泗卒時年三十三王哭之慟及王即位語房玄齡曰收若在者當以中書令處之

論曰以嵇紹之忠而事晉後世猶有遺議收之不仕隋髙於紹矣當唐之初其登瀛洲者多隋之遺臣也惟收起布衣以佐興朝其出身爲獨正及决機東都下料敵審勝雖良平之智何以加兹王福時又記太

宗欲興禮樂房玄齡魏徵等苦無素業卒不能定太宗臨朝而歎玄齡退乃謂徵曰使董薛在適不至此董謂董常薛即收也

孔穎達

孔穎達字仲達冀州衡水人自少誦記日千餘言能闇記三禮義宗及長明服氏春秋傳鄭氏尚書詩禮記王氏易善屬文通步歷嘗造同郡劉焯焯名重海內初不之禮及與質難焯大畏服大業初舉明經高第仕隋至

太學助教隋亂避地虎牢唐太宗平洛授文學館學士遷國子博士太宗身橐鞬風纚露沐然鋭情經術即秦王府開文學館召名儒十八人為學士與議天下事既即位殿左置弘文館悉引納學士番宿更休聽朝之間則與討古今道前王所以成敗或日昃夜艾未嘗少怠於是封穎達曲阜縣男轉給事中穎達亦數數以忠言進帝問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何謂也對曰此教人謙耳非特匹夫君德亦然故易稱蒙

以養正若據尊極之位衒聰耀明恃才以肆則上下不通君臣道乖自古滅亡莫不由此帝稱善除國子司業歲餘以太子右庶子兼司業與諸儒議歷及明堂事多從其說以論撰勞加散騎常侍爵為子皇太子令穎達撰孝經章句因文以盡箴諷又數爭太子失帝聞之勞以金帛久之拜祭酒侍講東宮帝幸太學觀釋菜命穎達講經太子既長稍不法穎達爭不已至面折之或以過穎達穎達曰蒙國恩厚雖死不恨剴切愈至後致仕

卒陪葬昭陵謚曰憲初穎達與顔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受詔撰諸經義訓包貫異家為詳博號義贊詔改為正義及永徽間詔于志寧張行成髙季輔等就加增損遂布下其書行於世

論曰唐儒治經不如漢析理不如宋故三百年中以詩文名家者至衆而儒之醇者則寥寥難以數觀貞觀之初號多老儒然瀛洲之選能有功於經史者惟穎達與顔籀為最故時人以籀為班固功臣而穎達

諸經正義程朱尚資之以明訓詁迄於今學宫傳誦
猶未廢也緇才餘於德頗爲清議所薄若穎達之執
義陳善有謇謇之節其性行優於緇矣

褚無量

褚無量字弘度杭州鹽官人少刻意墳典家瀕臨平湖
龍出衆皆走觀無量讀書若不聞人異之尤精禮及司
馬史記擢明經第累除國子博士遷司業兼修文館學
士中宗將南郊定儀典時議皇后爲亞獻無量固争以

為郊祀國大事折衷莫如周禮周禮冬至祭天圜丘不以地配惟始祖為主亦不以妣配故后不得與又巾車內司服掌后六服與五路無后祭天之服與路是后不助祭天也其議不行遂以母老解官明皇為太子復拜國子司業兼侍讀撰翼善記以進優被禮答太子釋奠國學令講經建端樹義博敏而辨進銀青光祿大夫及即位遷左散騎常侍兼國子祭酒封舒國公母喪解官廬墓左鹿犯所植松柏無量號曰山林不乏忍犯吾塋

樹耶自是羣鹿馴擾無量為終身不御鹿肉喪除復故官以耆老隨仗聽徐行又為設腰輿許乘入殿中頻上書陳得失開元五年帝將幸東都而太廟壞姚崇以廟本苻堅故殿久腐故壞不必罷行無量鄙其言以為不足聽乃上疏曰王者陰盛陽微則先祖見變今後宮非御幸者宜悉出之舉俊良撙奢靡輕賦慎刑納諫爭察諂諛繼絶世則天人和會災異訖息帝卒從崇言車駕遂東無量又上言昔虞舜之狩秩山川徧羣神願陛下

所過名山大川古帝王賢臣在祀典者竝詔致祭自古受命必興滅繼絶崇德報功故存人之國大於救人之災立人之後重於封人之墓願到東都收叙唐初逮今功臣世絶者雖在支庶咸得承襲帝納用其言即詔無量祠堯平陽宋璟祠舜蒲坂蘇頲祠禹安邑又求武德以來勲臣苗裔紹續其封初内府舊書自高宗時甲乙叢倒無量請繕錄補第以廣秘籍詔於東都乾元殿東廂彚之而以無量爲之使又求天下遺書以補闕文不

數年四庫完治帝西遷從書麗正殿復詔無量就麗正纂續前功皇太子及四王未就學無量以孝經論語五通獻帝曰朕知之矣乃選儒臣為太子諸王侍讀七年太子齒胄于學詔無量升坐講勸百官觀禮年七十五卒所譔述百有餘篇卒後有於書殿得其講史記至言十二篇上之帝為歎息始無量與馬懷素為侍讀學見寵待其後秘書少監康子原國子博士侯行果繼之雖賞賚亟加而禮遇稍衰矣

論曰跡無量平生抗直以劘上致孝以事親至於拂牝雞感麋鹿其行誼殆遠過於瀛洲諸學士顧以著述不彰為後儒所鮮稱表而揚之是史氏之責也且四庫遺編非無量則零落謬失者不知凡幾矣其為功於藝文又曷可沒乎哉

啖助

啖助字叔佐趙州人後徙關中淹該經術天寶末調臨海尉丹陽主簿秩滿屏居甘足疏糗善為春秋考三家

短長縫綻漏鈌號集傳凡十年乃成復攝其綱條為例
統助愛公穀二家以左氏解義多謬其書乃出於孔氏
門人論語所引左丘明蓋史佚遲任之比後人即以左
氏為丘明非也年四十七卒門人河東趙匡吳郡陸質
其高第也匡字伯循仕至洋州刺史質字元沖本名淳
避憲宗諱賜今名仕歷尚書郎國子博士給事中皇太
子侍讀助卒後質與其子異裒録助所為春秋集傳例
統請匡損益而質纂會之為春秋集注十篇辨疑七篇

微指二篇號纂例柳宗元稱其明章大中發露公器謂其道以聖人為主以堯舜為的苞羅旁魄膠轕下上而不出於正其法以文武為首以周公為翼揖讓升降好惡喜怒而不過乎物云

論曰左氏所蒐載訖於三國分晉其人蓋與公穀同時而自漢儒謂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後世遂相沿以左氏為丘明助獨駁之是已質之所纂見行於今宗元譽之容有過者要其經學大有裨於春秋蓋漢晉

以來解春秋者多信傳以測經啖趙陸三家出始據經以核傳頗得孔氏之微旨至宋諸家各出而伊川程子及劉敞胡安國為最善

韓愈

韓愈字退之河內南陽人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盡能通六經百家學年二十五擢進士第董晉節度宣武表署觀察推官晉卒愈從喪出不四日汴軍亂乃依武寧節度張建封建封辟為府推官操行堅正鯁言

無所忌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論旱饑及宫市事是時王叔文等用事排之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順宗即位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改都官員外郎即拜河南令河南舊有魏鄆幽鎮留邸皆貯潛卒以槖罪士官莫敢問愈將擿其禁以壯朝廷留守尹大恐遽止之或以聞於憲宗憲宗悦曰韓愈助我遷職方員外郎華陰令柳澗有罪前刺史劾之未報而刺史罷澗諷百姓遮刺史索軍

頓役直後刺史惡之按其獄貶澗房州司馬愈過華以為刺史陰相黨劾治之既御史覆問得澗贓再貶澗封溪尉愈坐是復為博士愈既才高數黜乃作進學觧以自諭執政奇其才改比部郎中史館修撰轉考工知制誥進中書舍人初憲宗將平蔡命御史中丞裴度按視諸軍及還具言賊可滅愈亦言淮西敗可立待兵不可息宰相不悅以他事改愈右庶子及度以宰相宣慰淮西奏愈為行軍司馬愈請乘遽先入汴説韓弘協力弘

果用命愈又白度蔡精卒聚界上守城必虚請間道以入度未及行而李愬果自文城提卒夜至蔡縛元濟如愈策蔡州平布衣柏耆以計干愈愈竒之白度曰淮西滅王承宗膽破若遣辯士為明禍福可不勞衆而服度然之愈口占為書使柏耆賫以往承宗果大恐獻徳棣二州遣子入侍以功遷刑部侍郎憲宗迎佛骨入禁中三日乃送僧寺王公士庶奔走膜唄至灼體膚委珍貝騰沓係路愈惡之上表極諫帝大怒將抵以死裴度崔

羣救之曰愈言誠訐悟然非內懷至忠安能及此帝意猶未觧於是中外皆為愈懼雖戚里諸貴亦為言乃貶潮州刺史至潮表謝帝頗感悟曰愈前所論是大愛我然不當言天子事佛乃年促耳將復召用皇甫鎛沮之量予內移改袁州愈初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産民以是窮愈親往視投羊豕為文驅之是夕暴風震電數日溪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袁人以男女為隸過期不贖則沒入之愈至令得計

庸贖歸因與約禁其為隷呂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鎮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庭湊詔愈往宣撫衆皆危之既行元稹言愈可惜穆宗亦悔詔度事從宜無必入愈曰止君之仁死臣之義遂疾驅入廷湊嚴兵見之廷湊曰所以紛紛者乃此士卒也愈大聲曰天子以公為有將帥材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耶語未終甲士前奮曰先太師為國擊朱滔血衣猶在此軍何負朝廷乃以為賊乎愈曰以爾為不記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且為

逆與順利害不能遠引古事自天寶來安祿山史思明李希烈梁崇義朱滔朱泚吳元濟李師道有子若孫在者乎衆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官中書令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爾軍所共聞也衆曰弘正刻故軍不安愈曰然爾曹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復何道衆乃讙曰侍郎語是廷湊恐衆心動遽麾使去泣謂愈曰今欲廷湊何若愈曰神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不少但朝廷顧大體不可棄而不救公久圍之何

也廷湊曰即當出之會元翼潰圍出廷湊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轉吏部侍郎時宰相李逢吉惡李紳欲逐之乃以愈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特詔不臺參而除紳中丞愈不參紳紳遂劾愈愈以詔自解臺府文刺紛然遂罷愈為兵部侍郎而出紳江西觀察使紳見上得留愈亦復為吏部侍郎愈之尹京兆也六軍將士私相誡曰是嘗欲燒佛骨者安可忤故盜賊止息遇旱米價不敢踴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文愈性

明鋭不詭隨與人交終始不少變成就後進士往往知名經愈指授皆稱韓門弟子凡内外親若交友無後者爲嫁遣孤女而卹其家愈少孤鞠於嫂鄭氏嫂没制期喪報之病革時遺命喪葬無不如禮凡浮圖陰陽吉凶拘忌一無汙我其守禮法排異教至死不變乃如此每言文章自漢司馬相如太史遷劉向揚雄後作者不世出故深探本原卓然樹立成一家言其至者奧衍閎深與孟子揚雄相表裏而佐佑六經至它文造端置詞要

為不襲蹈前人者然惟愈為之沛然若有餘至其徒李翺李漢皇甫湜從而效之遽不及遠甚從愈游者若孟郊張籍亦皆自名於時

新唐書贊曰唐興承五代剖分文弊質窮天下已定治荒剔蠹討究儒術薫濃涵浸至貞元元和間愈遂以六經之文為諸儒倡愈之才自視司馬遷揚雄至班固以下不論也當其所得粹然一出於正刋落陳言橫騖別驅汪洋大肆要之無抵牾聖人者其道蓋自比孟子以

荀況揚雄為末淳寧不信然至進諫陳謀排難卹孤矯
拂媮末皇皇於仁義可謂篤道君子矣自晉迄隋老佛
顯行聖道不斷如帶諸儒䝉天下正義助為怪神愈獨
喟然引聖爭四海之惑雖䝉訕笑跲而復奮始若未之
信卒大顯於時昔孟子距楊墨去孔子才二百年愈排
二家乃去千餘歲撥衰反正功與齊而力倍之所以過
況雄為不少矣
程子曰韓愈近世豪傑之士也古之學者修德則言可

不學而能愈乃以學文之故日求所未至故所見甚高其言曰孟子死不得其傳此非有所襲於前也若無所見所謂傳者果何事耶

論曰愈因文見道者也其克己力行雖不若宋儒之堅確然不可不謂强有立之士也讀其所著雜文不免有求進憤激不平之詞然始仕於朝則以諫宫市忤权文而貶陽山矣蹶而復起不悔旋以諫佛骨批龍鱗濵死遠斥復起又不悔更以使廷湊而折强藩

此非有得於朝聞夕死舍生取義者能之乎至其經世謨猷畧見於淮西事宜云

宋

王昭素

王昭素開封酸棗人少篤學不仕有至行常聚徒教授以自給鄉里爭訟不詣官府多就昭素決之昭素博通九經尤精詩易以疏注或未盡乃著易論二十三篇開寳中李穆薦之召赴闕見於便殿時年七十七精神不

哀太祖恨相見之晚賜坐講易乾卦至五爻太祖曰此豈可令常人見昭素曰無傷也使臣等占值之則陛下為飛龍在天臣等為利見大人因問以治世養身之術對曰治世莫若愛民養身莫若寡欲太祖愛其言書於屏几又訪以民間事昭素誠實無隱太祖嘉之以老求歸拜國子博士致仕年八十九卒初李穆暨弟肅從昭素學昭素常語人曰二子皆令器穆尤沈厚他日必致公輔後果參政每市物隨所索與直未嘗較高下市人

至相戒毋復敢索王先生厚直者盜夜抉其門門有橫椽盜未即得入昭素覺之潛擲其椽盜慙而去由是里中無盜家畜一驢常以假人每出必問曰無假驢者乎僮曰無有然後出其純質如此

論曰易之為書不可典要其占法亦稽實以待虛存體而應用自諸家好為博稽事迹稽實於卦爻之下而占法幾窒不行必如昭素所云乃可迭為貞悔以畢天下之能事故朱子採焦氏之法以窮易變因昭

素之意以神易占後聖復起不能易己

孫奭

孫奭字宗古博州博平人後徙須城以九經及第除莒縣主簿遷大理評事爲國子監直講太宗幸學召奭講尚書說命三篇音讀詳潤上稱善賜緋咸平間爲諸王府侍讀會詔百官轉對奭上十事判太常禮院國子監司農寺累遷工部郎中擢龍圖閣待制奭以經術進守道自處即有所言未嘗阿附取悅大中祥符初上將奉

迎天書宰相王旦以下皆再拜稱萬歲奭獨言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安有書也上旣親受符命遂議封禪作禮樂四年將祠汾陰后土奭上疏切諫陳十不可上遣宦者皇甫繼明就問又疏對曰昔陳勝起於徭戍黄巢出於凶饑隋煬帝勤遠略而唐高祖興於晉陽晉少主惑小人而耶律德光長驅中國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師涉仍歲薦饑之墟修違經久廢之祠不念民疲不邮邊患安知今日戍卒無陳勝饑民無黄巢英雄將無窺

伺於肘腋外敵將無覬覦於邊陲乎六年將祠太清宫奭又疏諌引明皇天寳之亂爲鑒戒上作辨疑論以觧之然知奭朴忠雖言至切直猶遣中使慰諭焉久之以父老丐歸不許出知密州居二年還左諌議大夫罷待制還糾察在京刑獄於是初置天慶天祺天貺先天降聖諸節天下設齋醮張宴費甚廣奭請裁省浮用不報復出知河陽求解官就養還給事中徙兖州天禧中朱能獻乾祐天書奭疏諌語尤加切未幾能敗上嘗令陳

時政得失奭以納諫恕直輕徭薄斂四事為言頗施行
焉仁宗即位宰相請擇名儒侍講讀乃召奭為翰林侍
講學士知審官院判國子監修真宗實錄丁父憂起復
兼判太常寺及禮院三遷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奭勸
講禁中二十餘年每至前世亂君亡國必反覆申繹未
嘗忌諱因以規諷仁宗意或不在書奭輒拱默以俟上
為悚然改聽又掇五經中切治道者為五十篇號經典
徽言及畫無逸圖幷上之上施圖於講讀閣皇太后尤

重之每進見未嘗不加禮年踰七十固請致仕至於泣下帝惻然猶敦留之乃求近郡優拜工部尚書復知兖州尋改禮部尚書累表乞歸遂以太子少傅致仕嘗語客曰白傅有言多少朱門鎖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於色疾革徙正寢屏婢妾謂子瑜曰無令我死婦人之手奏至上嗟惜罷朝一日贈左僕射謚曰宣奭性方重事親孝立朝正言諫爭有古風采晚節勇退優游里社始終全德先是郊廟禮樂尚多訛闕奭

援古奏正輒著於禮又撰崇祀錄樂記圖五經節觧五服制度所奉詔校定者又數種

論曰宋初尊奬儒臣而奭與邢昺最著昺之選懦依阿縈懷祿利其志固已卑矣奭獨正直行行事君以義進退有禮可謂儒者之髙節搢紳之楷模以王旦一時名相當之猶有愧色況於昺乎若其勸講禁中不惟問學之益而時有以歛人主之逸志此則聖敬所以日躋實為天德之本仁宗之為有宋令主也宜

哉

周子

周子名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縣之蓮溪人本名敦實避英宗諱改焉年十八以舅鄭向任為將作監主簿康定元年調分寧縣主簿縣有疑獄周子一訊立辨為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士民交稱慶歷五年遷南安司理參軍有囚法不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周子爭不能得則委手版將棄官去曰此尚可仕乎殺

人以媚人吾不為也逵悟因得免死當是時程珦假倅南安視周子氣貌非常人與語以為深於道因與結友使二子師之皇祐二年移郴桂陽令郴守李初平賢之薦諸朝且語曰吾欲讀書何如周子曰公老無及矣請為公言之初平日聽其語二年果有得未幾初平卒子幼周子曰吾事也為護其喪歸葬經紀其家始終不懈周子為人砥名節既仕奉已甚約祿入盡以周宗族奉賓友家或無百錢之儲至和元年改大理丞知南昌南

昌人皆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於是豪家黠吏更相告語懼得罪且以穢汚善政為恥也嘉祐元年改太子中舍判合州至則民心服恱事不經手吏不敢決雖下之民亦不從部使者趙抃慼於謟臨之甚威周子處之超然六年轉國子博士判虔州而抃復守虔熟視所為大寤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頃之移永州又權知郃州熙寧初用呂公著及抃薦為廣東轉運判官三年遷虞部郎中提點廣東刑

獄盡心其職務在矜恕雖荒崖絕島皆緩視徐按不憚瘴癘之侵以洗冤澤物為己任俄得疾又聞水嚙其母墓乞知南康軍改葬畢曰强疾而來者為葬耳今猶欲以病污麾紱耶遂謝事居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合於湓江乃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自是之後新法大行士夫沸騰黎民騷動趙抃再鎮蜀復奏起之朝命及門而周子卒六年六月七日也年五十七周子玉色金聲從容和毅窗前草常不除寓懷塵埃之外仕宦所至如

春風和氣被飾萬物黄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懐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鋭於求志薄於徼福而厚於得民菲於奉身而燕及煢嫠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二程既受業周子每令尋孔顔樂處所樂何事程伯子稱曰自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叔子未悟謁周子周子留與對榻二日乃還叔子驚異曰非從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所著有太極圖說易通易說易說失傳寧宗時追謚曰元理

宗幸學封汝南伯

真德秀曰自荀揚以惡與混爲性而不知天命之本然老莊以虛無爲道而不知天理之至實佛氏以剗滅彛倫爲教而不知天叙之不可易周子生乎絶學之後獨探本源發幽秘二程見而知之朱子又聞而知之述作相承本末具備自是人知性不外乎仁義禮智而惡與混非性也道不離乎日用事物而虛無非道也教必本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而剗滅彛倫非教也闢聖學之

户庭袪世人之矇瞶千載相傳之正統其不在兹乎

論曰周子之學莫知其淵源所自而太極圖說易通二書實爲六經以後僅有之編故朱子推本於集奎之祥以爲不由師傳黙契道體也雖然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以陸九淵之高明猶疑於其說況餘子乎二程不以圖授人然平生發揮明闡不離其宗至朱子表章尊信二書遂臚於經唐韓愈嘗言南條之南鬱積旁魄以窮於郴其下必産異人越數百年而周子

出焉嗚呼星精兆瑞嶽鎮效靈天祚斯文可不謂生知之亞者乎

胡瑗

胡瑗字翼之泰州海陵人布衣時讀書泰山攻苦食澹十年不歸得家問見平安即投澗下不復視其專如此年四十餘未嘗求仕景祐初更定雅樂以知音用范仲淹薦召對旣至例先就閤門習儀瑗辭曰平生所讀書即事君之禮也何以習爲及對上嘉悅謂左右曰瑗進

退周旋動合古禮命與阮逸同較鐘律其法以大黍累尺小黍實龠與逸各造鐘磬一簴丁度以為非古制皆罷之而授瑗試秘書省校書郎范仲淹經畧陜西辟丹州軍事推官改密州觀察推官丁父憂闋以保寧節度推官教授湖州瑗嘗患隋唐以來學尚文詞遺經業乃具科條以身先之雖盛暑必公服坐堂上嚴師弟子之禮講解經旨懇懇為諸生言所以治已而後治乎人者其視諸生如子弟諸生亦信愛瑗如父兄置經義齋以

處疏通有器局而好尚經術者又置治事齋俾人治一事各兼一事凡農田水利邊防算數之類無所不講既使類聚羣居互相磨礲間又使自論所學或出一義使各以意對而瑗親為可否之以故人皆樂從而才適世用慶歷四年春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求治道慨然詔州縣悉立學於是建太學於京師而下湖州取瑗科條以為太學法著為令尋召為諸王宮教授以疾免已而以太子中舍致仕還殿內丞於家皇祐二年更鑄太

常鐘磬復召瑗及逸置局秘閣議之以瑗爲大理評事兼太常主簿辭歲餘授光祿寺丞四年爲國子監直講瑗既居太學從者益衆庠廡至不能容拓旁官舍以廣之是時伊川亦游太學作好學論瑗遽延見處以學職每講罷或引當世事証明其義嘗講易小畜曰畜止也臣止君也已乃言趙中令補所碎劄子復呈藝祖之事諸生才業各異要皆淳厚修飾衣服容止往往相類人遇之不問可知爲瑗弟子也每禮部所得士瑗弟子十

常居四五有番禺人遣子重賚就學其子儇宕盡靡所賚病幾殆適父至攜以謁瑗言其故瑗曰是宜先警其心乃授以一帙其子視之則素問也讀未及竟惴惴然痛自悔責瑗乃召而教之曰知愛身則可以修身自今以始其洗心向道聖人不貴無過而貴改過無憚昔悔第勉新業其人既穎脫感奮益自力竟登上第欒成遷大理寺丞嘉祐初擢太子中允充天章閣侍講仍主太學嘗於上前講元亨利貞不避諱左右皆失色上亦愕

然瑗徐曰臨文不諱上意遂解既而疾不能朝以太常博士致仕歸朝士及諸生祖餞之時以為榮瑗治家嚴尤謹内外子婦非節朔毋得歸寧嘗曰嫁女須勝吾家娶婦須不及吾家問其故曰勝吾家則女事人必欽必戒不及吾家則婦事舅姑必執婦道及卒詔賻其家初師法久廢及瑗與孫復石介三人者出然後學者有師而瑗之徒最盛福唐劉彝者瑗高第也瑗嘗言彝善水利後彝試政所至皆興水利有功熙寧初彝得召對上

問瑗文章孰與王安石愈彝曰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國家取士不以體用為本而尚聲律浮華之文是以風俗婾薄臣師瑗嘗病其失遂明體用之學以授諸生出其門者無慮千人令學者漸知明體適用以為政教之本瑗之功也上悅瑗在太學時所講五經異論弟子記之目為胡氏口義行於世

論曰六經皆聖人經世之書也舍經以言事其弊也雜離事以談經其弊也迂聖人之教德行道藝精粗

具舉豈其時之士盡為全材哉教舉其全而學猶或失則偏苟徒以偏教則士之有始有卒者益鮮矣瑗分立二齋判治經治事為兩途與聖人之意雖若稍異然者然黜浮華崇實用成就人才之功良不可誣史稱有宋師道之立實自瑗始不已卓乎

孫復

孫復字明復晉州平陽人舉進士不第已而退居泰山學春秋著尊王發微十二篇魯多學者而石介最知名

自介以下皆以師禮事復孔道輔聞而造復介執杖屨侍左右升降則扶之及復往謝道輔所介又然魯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故相李迪知復賢將妻以弟女時復年已四十矣意猶豫介與諸弟子請曰公卿不下士久矣今丞相不以先生貧欲托以子宜因以成丞相之賢復乃聽及介為學官語人曰孫先生非隱者也於是范仲淹富弼交薦之召為秘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初仲淹掌學睢陽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仲淹饋以千

錢明年又至饋又如之因問曰何僕僕至此生蹙然曰母老無以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仲淹曰觀子詞氣非乞客也補以學職月餉錢三千而授之春秋生遂篤學不舍晝夜明年仲淹去睢陽生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比名至則昔日索游孫秀才也久之車駕幸太學賜緋衣銀魚命為邇英閣祗候說書未幾罷孔直温常以詩遺復直温之敗復坐貶虔州監稅徙泗州歷知長水縣簽

書應天府判官事通判陵州未上用趙槩等言留為直講稍遷殿中丞卒賜錢十萬復與胡瑗不合在太學常相避復教養諸生不如瑗而治經過之復既病韓琦言於仁宗選書吏給筆札命其門人祖無擇就復家録其書凡十餘萬言藏於秘閣

論曰復與胡瑗石介朱子所謂宋初三先生者也而介實事復當宋之盛名臣輩出至奬掖人才必以范仲淹為稱首復之成學由於仲淹其後又與瑗介及

李覯竝為仲淹招致與子純仁共學故北宋臣執尤最仲淹而師道之抗從三子始自是而後大儒踵興聖學遂明師道立則善人多豈不信夫

石介

石介字守道兖州奉符人為舉子時寓南都固窮苦學王瀆遺以盤餐介謝曰甘脆亦介之願但明日何以為繼夫朝餐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介不敢當賜瀆咨重之既成進士及第歷鄆州南京推官樂善疾惡喜

聲名遇事奮然敢爲御史臺辟主簿未至會赦書中求
五代及諸僞國後介疏論之罷不召秩滿遷鎮南軍掌
書記代父丙遂官爲嘉州軍事判官丁父母憂耕徂徠
山下葬五世之未葬者七十喪以易教授於家魯人不
稱其官而稱其德以爲徂徠魯之望而介魯人之所尊
故因所居山以配其有德之稱號曰徂徠先生介貌厚
而氣完學篤而志大雖在畎畝不忘天下之憂嘗患揚
劉害文釋老害道著怪説中國論以排之又著唐鑑以

戒姦臣宦官宮女凡所發憤爲文章皆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由是謗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介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勇過孟子矣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以師道自居弟子從之者甚衆歲餘用杜衍韓琦薦擢太子中允直集賢院慶歷三年天子以兵討元昊久無功海内重困奮然思欲振起威德而進退二三大臣增置諫官御史於是罷宰相呂夷簡樞使夏竦而杜衍韓琦及章得象

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等同時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竝爲諫官介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歷聖德詩詩所稱多一時名臣其言大姦蓋斥竦也詩既出孫復見之曰子禍始於此矣久之介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未赴五年七月卒于家會徐狂人孔直温謀反捜其家得介書竦銜介甚因言介不死北走契丹矣詔編管介妻子於江淮出中使將斵棺以驗賴杜衍呂居簡等全之乃免斵棺久之妻子亦放還介

家故貧妻子不免凍餒富弼韓琦共分俸買田以贍之有祖徠集行於世

論曰仁宗渾厚之主也於時朝多君子宋業最盛而介以一詩幾罹身後之禍何歟昔吳張温得罪諸葛亮聞之思其故久之乃曰我得之矣善惡太明夫明誠君子所尚然甄覈流品絶之已甚至使小人自甘於棄物則未有不激而成變者也易之姤以陽制陰而其爻繇乃曰包有魚曰以杞包瓜惟能包之故能

制之貴勿激也

劉敞

劉敞字原父臨江新喻人慶歷中舉進士甲科通判蔡州入直集賢院時方議大樂上使中貴人趙談參其事敞諫以為王事莫重於樂令儒學滿朝而參以談臣懼為袁盎笑也俄判考功而夏竦卒賜謚文正敞以竦行不應法三疏言之卒改文莊權度支判官徙三司使會秦州與羌爭古渭地上以問敞敞曰若新城可蔽秦州

或地形險利爭之可也今何所重輕而殫財困民損士卒之命以規小利使曲在中國非計也時議者多不同卒守之秦州坐是多事以同修起居注未一月擢知制誥宰相陳執中沮之上不聽宦者石全彬領觀察居三日為真歐封還除書不草制於是吳充馮京皆以非罪去官歐因對論之上曰充能振職京亦無它中書惡其太直不相容耳歐曰主上好諫而中書乃逐言者是蔽君之明止君之善臣恐感動陰陽有日食地震風霾之

異居五日鎮戎軍地震都下累日陰霾太陽色昏暑如
敞言敞問學淵博自佛老卜筮天文方藥山經地志皆
究知大畧為文贍敏嘗將下直適封王主九人需九制
立馬却坐成之歐陽修每折簡問所疑敞對使揮答不
停手修深服之後使契丹於道里山川故所習知而契
丹導者故回曲千餘里以示其國險遠敞問譯曰自松
亭趨柳河甚直而近何不道彼而道此譯驚顧駭愧順
州山中有異獸如馬食虎豹契丹不識以問敞敞曰此

駁也為言其形狀音聲契丹益歎服使還求知揚州以寛簡安拊民用大和徙鄆州決獄訟明賞罰境内政清道不拾遺蝗皆出境召糾察在京刑獄時近例凡上旨及中書樞密所鞫獄皆不覆問輒棄市敞奏革之著為令值上當祫享宰相欲加上尊號敞止之曰上持盈好謙不受尊號且二十年今加數字不足盡聖德而前美盡棄誠可惜也宰相不聽敞退即上疏諫且曰今百姓多困倉廩不實風俗未清賢不肖混淆獄訟繁多盜賊

迭起水旱繼有四夷雖粗定亦本以重賂厚利羈縻之非畏威慕義也願陛下永執至道以當天心必有一謙四益之報上遂不受蜀人龍昌期著書傳經詭僻惑衆文彦博薦之賜五品服敞曰昌期學非而博未即少正卯之刑已幸矣又何賞焉昌期聞之不敢受賜其識論與衆忤類此頃之丐外拜翰林侍讀學士知永興軍召還判三班院英宗初敞嘗侍講時兩宮方有間言敞指事據經因以諷諫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

舜至側微堯禪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它道惟孝友之德光於上下耳上知其意改容竦聽皇太后聞之亦大喜以若晦予告上重其人每燕見它學士必問敞安否疾少間復丐外知汝州旋改集賢書院學士判南京御史臺熙寧元年卒年五十敞明於禮學嘗謂儀禮有士冠禮士昏禮戴記則有冠義昏義以至鄉飲酒鄉射燕聘皆然獨士相見公食大夫禮無其義因採古經以補之又定爲兄後之義以弟繼兄後兄當爲昭弟

當為穆以承國與天下為重而引春秋譏閔僖逆祀以正漢朝惠文昭宣不相為後之失又有奔喪議且謂臣僚以喪去位當量給祿俸以明朝廷篤於禮而厚於教尤粹於春秋為書四十卷行於世

論曰今之治春秋者宗胡氏傳以安國所著實採程子邵子張子及孫覺諸人之說詞嚴義正確乎可以範世也然讀敞所著春秋貫穿經傳其旨遠其詞文多得聖人之意與附會穿鑿者大別方之胡傳無不

及也至居官以風節自勵上之則諫止尊號以正其君下之則考核謚法以正其臣尤得春秋謹嚴之旨昔劉向治穀梁春秋常攷災異冀以警悟上心敞亦因事推言以捄時弊二劉之意豈異哉

陳襄

陳襄字述古福州侯官人少孤事繼母孝教弟妹有義方時學者皆溺於詞章襄獨與陳烈周希孟鄭穆為友氣古行高磨礲鐫切相期以天下之重聞者笑為迂闊

已乃信而從之號為四先生四先生之名傳於四方及
舉進士調浦城簿浦城多世族以請託脅持為常令不
能制襄攝令欲革其俗每聽訟必使數吏環立於前私
謁者不得發老奸縮手適詔郡邑興學襄遂繕學舍招
邑子弟教之民畏且愛爭圖像奉之如神明改知河陽
富弼為守一見即加禮遇始教民種稻復留意教化弼
薦為祕閣校理判祠部遇權貴人有丐寺觀名額及度
僧人道士者襄皆抑不行出知常州運渠横過震澤積

水為常蘇二府害襄度渠丈尺對民田步畝分授以浚深廣有制遂削望亭古堰水不復積民害以除郡庠下窄襄更為經始晨入其中坐授諸生經義旁決郡事由是毘陵學者盛於二浙襄薄於奉已及將召還公帑羸錢至數百萬乃召積年官逋未償情可矜而力不足者悉以輸之入為開封推官鹽鐵判官神宗立奉使契丹還出知明州明年同修起居注知諫院改侍御史知雜事論青苗法不便乞斥王安石呂惠卿以謝天下不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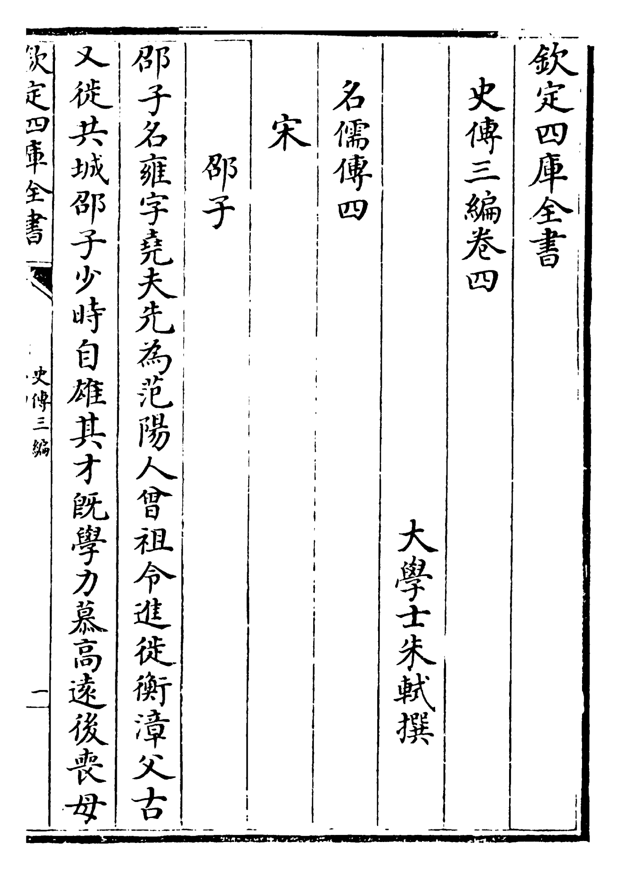
召試知制誥襄以言不行辭不願試至曰義之所在知無不言臣豈知鐵鑕在前而寵祿居後哉一有顧利避害之心則依違姑息無所不至身且不正焉能正人遂乞補外帝惜之留修起居注踰年乃知制誥安石屢欲出之帝不許尋直學士院安石愈忌之吹求小失出知陳州徙杭州復入爲樞密直學士知通進銀臺司兼侍讀判尚書都省病革索紙筆書先聖先師四字付其子而絕年六十四襄莅官所至務興學校每過社稷孔子

廟必下而趨人士知所矜式平居急於講求利病既沒友人尋其故篋得手書累數十幅盈紙細楷大抵皆民間事也在經筵上顧遇甚厚訪以人材舉司馬光等三十三人以對謂司馬光韓維吕公著蘇頌范純仁皆股肱心膂之臣不當久在外蘇軾鄭俠愚直敢言發於忠義投竄瘴癘朝不謀夕願使生還帝不能用

論曰四先生興而濵海有鄒魯之號儒者之風固如此矣及衰所至興學為士民師臨革猶惓惓於先聖

先師蓋終其身無時不結神於兩楹之間也呂氏家塾記又載襄爲富弼上客所以告弼者盡仁義也有異於弼者造爲五鬼之目而襄處其一夫世羣奉之以先生而夫已氏者乃反指之曰鬼名號頓殊小人之無忌憚抑亦何所不至哉

史傳三編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史傳三編卷四

大學士朱軾撰

名儒傳四

宋

邵子

邵子名雍字堯夫先為范陽人曾祖令進從衡漳父古又徙共城邵子少時自雄其才既學力慕高遠後喪母

廬於蘇門山百源之上堅苦刻厲冬不爐夏不扇夜不
就席者數年於是北海李之才以獲嘉主簿權共城令
聞之造其廬謂曰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對曰未也
幸受教乃事之才受易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邵子探
賾索隱妙悟神契多所自得大名王豫者瓌偉博達士
也號精於易造邵子與語驚服遂捨所學而學焉邵子
乃慨然曰昔人尚友於古吾獨未及四方於是走吳適
楚過齊魯客梁晉久之歸曰道在是矣年三十餘遊河

南葬親伊水上遂定居焉始至蓬蓽環堵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及晡酌酒三四甌微醺即止不及醉興至輒哦詩春秋時出遊城中風雨常不出出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厮隸皆驩相謂曰吾家先生至也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别築屋如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與司馬光皆以純德尤為鄉里所慕

嚮每相飭毋為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之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邵子邵子德氣粹然望而知其賢不事表襮不設防畛羣居宴笑終日不為甚異與人言必依仁義忠信樂道人之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則答之未嘗强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悦其德不賢者服其化嘉祐中富弼入相將用之乃因明堂祫享詔舉遺逸意河南必以邵子應詔而文彦博以使相判河南用兩府禮召見邵子不能屈遂舍邵子舉

黄景弼不樂詔再舉留守王拱辰始以邵子薦而弼已
憂去位矣除將作監主簿不起熈寧二年復舉遺逸用
吕誨等薦除秘書省校書郎潁州團練推官又不起三
年王安石初行新法天下騒然富弼司馬光及吕公著
等皆退居洛雅重邵子恒相從遊為市園宅於是故舊
門人仕宦者多欲投劾去以訪邵子邵子曰新法雖嚴
正賢者盡力之時能寛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劾何
益及安石罷相吕恵卿參政富弼有憂色邵子謂曰公

無憂是二人者本以勢利合勢利相敵將自為仇不暇害他人也未幾惠卿果叛安石十年夏感微疾謂司馬光曰雍與觀化一巡光曰何至此邵子笑曰死生常事耳張子來問疾因曰先生盍一論命邵子曰若天命則已知之世俗所謂命固不知也張子曰先生知天命矣及病革二程子張子司馬光晨夕視之外庭議喪葬事邵子皆能聞召子伯溫曰諸君欲葬我近城地當從先塋耳卒時年六十七贈祕書省著作郎明道程子誌其

墓初明道從父見邵子退而歎曰堯夫内聖外王之學也其心虚明遇事能前知學者用是輒謂邵子能因聲氣之動以推其應如管郭之術其實邵子未必然也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内外篇詩曰擊壤集元祐中追諡康節先是章惇嘗事邵子後執政欲用伯温伯温不往會赴部銓先謁部而後見惇惇論及康節之學曰嗟乎吾於先生不能卒業也伯温曰先公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未有不盡者其信也則人之仇怨反覆者可忘

矣於是惇方興黨獄故以是動之惇悚然猶薦諸朝而伯温願補外惇不悅遂監永興軍鑄錢監時元祐諸賢南遷莫敢過訪獨伯温見范祖禹於咸平見范純仁於潁昌或為之恐不顧也秩滿以避惇故義不至京師從外辟徽宗初上書請復祖宗法度辨宣仁誣謗解元祐黨錮及戒勞民用兵嘗論元祐紹聖之政曰公卿當知國體以蔡確奸邪死何足惜然既為宰相當以宰相待之其立論忠厚如此初邵子嘗曰世行亂蜀安可避及

宣和末伯溫載家使蜀卒免於亂

論曰夫子傳說卦惟後天方位至明漢儒用相付受至先天八卦以及圓横諸圖皆出邵子邵子嘗曰先天圖心法也吾終日言未嘗離乎是然則圖之義精矣横圖則明道程子所謂加一倍法者是也易以道陰陽故數起於兩範以叙三才故數起於三聖人之倚數立法各有取爾揚雄作玄擬易而數乃用三其法固已舛矣然邵子平生樂道揚雄豈其倍累層生

之致有以發其妙悟耶子朱子言易理則尊程數惟
宗邵有以也

張子

張子名載字子厚世大梁人父迪知涪州卒於官子幼
不克歸僑於鳳翔郿縣橫渠鎮之南因徙家焉張子少
喜談兵至欲結客取洮西地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
仲淹知爲遠器謂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於兵授
以中庸張子讀之猶以爲未足又求諸釋老累年究其

說知無所得反而求諸六經嘗擁虎皮講易京師聽從者甚衆一夕二程至與論易遂撤坐輟講語人曰是深明易道吾所弗及因與二程論道學之要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乃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嘉祐二年成進士授祁州司法參軍遷雲巖令為政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名高年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以訓戒子弟之意嘗謂學者曰孰能少置意科舉相從於堯舜之域者乎學者聞法

語多有從之者渭帥蔡子正特加尊禮軍府之政大小
咨之所贊助尤多神宗立方新百度思得才哲士呂公
著言張子學有本原名見問治道對曰為政不法三代
者終苟道也上悅以為崇文院校書王安石問以新政
對曰公與人為善則人以善歸公如教玉人琢玉則宜
有不受命者矣安石默然寖不悅明州苗振獄起命往
治之明道言載以經術德義進不宜使治獄安石曰淑
問如臯陶猶讞囚此何傷是時張子弟戩與明道同為

御史裹行極論安石亂法陳升之等依違徇從章既上
又詣中書爭之安石舉扇掩面而笑戩曰戩之狂直宜
為公笑然天下之笑公者不少矣升之從旁解之戩曰
公亦不得為無罪升之有愧色遂與明道同時補外張
子按獄還明道等已出遂移疾去屏居終南山下敝衣
蔬食危坐一室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
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嘗須臾息也嘗以定性之學
問於明道明道答之有曰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

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張子大悅其後學成德尊每患學者雖復多聞不務畜德徒善口耳而已以故猶秘其學不多為人言講明道謂之曰道之不明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熄矣趣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將各有得焉張子用其言每告學者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以為知

人而不知天求為賢人而不求為聖人此秦漢以來學者大蔽也故關中學士躬行之多與洛人竝張子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聞人之善喜見顏色答問學者雖多不勸其家冠昏喪祭率用先王之意而傳以今禮初治期功之服行四時之薦聞者或疑笑之卒乃信從一變而從古者甚衆皆自張子倡之又嘗病戍卒往來不可用不如省數以募土人以及井田

宅里發斂學校之法皆欲條理成書使可舉而措諸事業十年呂大防薦之詔知太常禮院議不合復以疾歸過洛見明道曰吾病已革將不起尚可及長安也其冬十一月至臨潼沐浴更衣而寢比旦視之則卒矣貧無以斂門人買棺奉其喪歸一用古禮以終其志既而門人欲謚為明誠中子質諸明道明道以問司馬光光曰子厚用心欲復三代之禮禮曰生無爵死無謚又曰賤不誄貴少不誄長諸侯相誄猶為非禮況弟子而誄其

師乎孔子没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為之謚也今欲謚子厚恐不合於古非子厚之意乃止學者稱為横渠先生張子之學以易為宗以中庸為體黜怪妄辨鬼神所著正蒙行於世嘗謂門人曰此予歷年致思所得其言殆與前聖合大要發端示人至觸類廣之則有待於學者正如老木一株枝榦自在所少者潤澤華葉耳最後二篇其兩牖銘也一曰砭愚一曰訂頑砭愚者東銘訂頑則西銘也伊川嘗言西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力

又曰西銘明理一而分殊擴前聖所未發與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自孟子後益未之見孝宗時追封郿伯寧宗時賜謚曰明

論曰井田之法非獨授恒産也有封畛以别公私而上下之分定有溝澮以資瀦洩而旱潦之患消以之成賦而賦治以之起役而役均以之寓兵而兵强井法既廢歷代之議田制者紛如即使兼採衆策限民名田而禁其賣買又興水利以道之猶不如井法之

善也故雖三十稅一而豪家收大半之租一有事役則差役雇役利病相半伍有常設之兵而兵驕國有常糜之餉而財匱其弊皆起於井法不行故也然井法與封建實相表裏自郡縣置而民無定主吏無定民徒以朝廷之神明疆理方內而欲為之分田易田授田歸田一切如周名時立法之密勢將不行惟師其意權其變隨其風土民俗而經界之庶幾漸以復古張子之所論定自期不刑一人而數年可復條理

未及成書可勝惜哉

程伯子

程伯子名顥字伯淳世居中山後從開封從河南太宗朝高祖羽為三司使仁宗録舊臣後以父珦為黄陂尉歴知龔磁漢等州致仕累轉大中大夫珦為人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惟恐有傷至犯義理不少假左右臧獲無日不察其饑飽寒燠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之子孫所得禄分贍親戚之貧者從女兄寡迎以歸撫

教其子均於諸子伯子以明道元年生年十二三居庠序如老成人比十五以父命偕弟頤稟學於濂溪周子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嘉祐二年舉進士除鄠主簿多異政府境被水倉卒興役諸邑皆狼狽獨伯子所部不勞而事集已謂人曰吾之董役乃軍法也當路將薦之問所欲伯子曰薦士當問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調江寧上元主簿值令缺攝邑事畫法均稅富人初多不便

爲浮言旣而莫敢不服歲夏隄決法由府稟漕乃後調役伯子曰必需命則苗槁矣輒發民塞之歲則大熟邑當水運之衝舊為小營以處漕卒之病者然必請府始給食以故多死伯子白漕司預貯米以飼病卒全者大半嘗言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遷晉城令民以事造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村鄉遠近為伍保使患難相卹而姦偽無所容孤煢殘廢者責之親黨使無失所行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則親至

名父老與語兒童所讀書為正句讀教者不善為易置鄉民社會為立科條旌别善惡使有勸有恥辨訴者或不持牘徑至庭陳狀從容告語率感服去河東義勇農隙演武多應文伯子至晉城之民遂為精兵常書視民如傷於座右曰吾常媿此熙寧二年八月吕公著薦為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神宗素知其名屢召見每退必曰頻求對欲常相見一日從容咨訪報正午始趨出中官曰御史不知上未食耶所進說甚多不飾詞辨

務以誠意感悟上心時王安石益向用伯子每見必言君道以至誠仁愛爲本未甞及功利甞極陳治道上曰此堯舜事朕何敢當伯子愀然曰陛下此言非蒼生之福也上使推擇人才薦數十人以父表弟張載及弟頤為首甞勸上防未萌之欲及勿輕天下士上俯躬曰當為卿戒之章疏屢上皆係教化之本論君道畧曰君道之大在於稽古正學君志先定而天下之治成矣所謂定志者一心誠意擇善而固執之以聖人之訓為必當

從先王之治為必可法不為後世駁雜之政所牽制不為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惑必期致世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患常生於忽微志亦惑乎漸習願陛下禮命老成賢儒不必勞以職事俾日親便座講論道義又擇賢俊使陪侍朝夕開陳善道則王猷允塞矣論修學校尊師儒取士畧曰古者一道德以同俗方今人執私見家為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方岳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者其次

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皆以名聞高蹈之士厚禮延聘
餘命州縣敦遣萃於京師館之寬閒之宇豐其廩餼郵
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羣儒朝夕講明
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灑掃應對以
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所以誘掖激厲漸摩成就
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
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稍久則擇其學業大明德義
可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始自藩府至

於列郡擇民之俊秀者入學皆優其廩給而蠲其身役大不率教者斥之漸又擇其道業之成者使教於縣之學異日則十室之鄉皆當修其庠序為之立師縣令歲與學之師推經明行修材能可任之士升於州學郡守又歲與學之師賓興其士於太學太學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朝廷問之經以考其言試之職以觀其材然後辨其等差而命之秩既一以仁義道德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錄一切無義理

之弊不數年間靡然丕變豈惟得士寖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論十事畧曰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道之風未成於天下天地四時之職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天生蒸民立之司牧必制其恒產今富者跨州縣貧者流離餓殍生齒益繁而不為之制則衣食日戚古者政教起於比閭族黨州縣鄰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用

親睦刑法鮮犯此人情之自然行之則效者也庠序之教所以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民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匱禁衛之外不漸歸之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古者民有九年之食今耕者少食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雖富室強宗鮮有餘積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

為儲粟以為之備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十居八九今京師浮民百萬窮蹙辛苦日益歲滋久將若何此在酌古變今均多䘏寡漸為之業以救之山虞澤衡古有常禁今用之無節取之不時惟修虞衡之職則有變通長久之勢古者冠婚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别莫敢僭踰今禮制未修奢靡相尚既無定分則奸詐攘奪求厭而後已此爭亂之道也是時王安石執政紛更法令中外莫以為便佰子既屢言不用遂丐去被旨赴中書議

安石厲色待之伯子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願平氣以
聽安石為之媿屈先是安石改法言者多肆詆伯子獨
以至誠開納故安石雖數逐不附己而心服伯子至是
猶敬其忠信但出提點京西刑獄伯子疏辭有曰臣每
論列惟知以憂國愛君為心不敢以揚己矜衆為事知
人主不當自聖則未嘗為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交
則不忍為阿黨之計明則陛下幽則鬼神臣之微誠實
仰臨照然徒有捧日之心曾微回天之力投諸荒陬實

所甘分乃改僉書鎮寧軍節度判官入辭上問所欲言伯子曰願陛下勿輕用兵而已時鎮寧守疑伯子自臺出必輕已不任事而伯子禮之恭事無大小罔敢不勤守乃大懽屢平反重獄頼以脫死者甚衆於是河決澶州曹村伯子馳告州帥劉渙曰曹村決京師可虞臣子之分身可塞亦爲之盍盡以廂兵見付渙付之立走決所激諭士卒命善泅者銜細繩渡決口因引大索以濟衆兩岸竝進數日而合五年父珦以抗議新法非便致

仕歸又值郊祀霈恩伯子曰吾罪滌矣遂求監局以養親得監西京竹木務與弟頤從容趨庭讀書講學士大夫多從遊者旋改太常丞六年置經義局修詩書周禮上欲名伯子安石不可八年冬十月乙未彗出軫伯子應詔論時政極切差知扶溝縣事民之濵居蔡河者多不逞顯脅取行舟貲貨歲必焚舟十數伯子捕一人使引其類皆貫宿惡不治分地處之令以挽繂為業且察為奸者自是焚剽遂絶常權榖價不使甚貴甚賤會旱

教民掘井每一井可溉數畝邑人賴焉嘗捕一盜聽自新已復為盜事發盜語妻曰吾與令約不復盜今何面目見之遂自縊也元豐二年名判武學為李定何正臣所劾猶以新法之初首為異議故也尋除奉議郎仍牢扶溝扶溝地卑方經畫溝洫之法未及興工坐盜逸獄罷伯子歎曰以扶溝之地盡為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為經畫十里之間開其端後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為令必使境内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

禮義之訓然後為盡故吾於扶溝興設學校聚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豈非命哉去之日老稚攀號遣之不去過赦以親老復求監局得監汝州酒稅改承議郎平居蔬粟僅足而老幼各盡其懽中外孤弱無託者皆收養之嫁娶則先遺孤而後及已子當是時四方學者不遠千里而至八年神宗崩伯子赴府成服韓宗師問朝廷事將如何曰司馬君實呂晦叔作相矣宗師曰作相當如何曰當與元豐大臣同之若先分黨與他日可憂宗

師曰何憂曰元豐大臣皆嗜利者使自變其害民已甚之法則善矣不然衣冠之禍未艾也司馬光呂公著果竝相名伯子為宗正寺丞以疾不行其年六月丁丑卒年五十四伯子德性充完外和内剛胷懐洞然終日樂易見善如出諸已不欲勿施於人接物辨而不間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偽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為政治惡以寛處煩而裕當法令繁密之際人皆

病於拘礙而處之綽然雖在倉卒不動聲色比葬文彦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寧宗時追謚曰純理宗時封河南伯

呂大臨曰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渙然心釋洞見道體遇事優為誠心懇惻其自任之重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為已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為已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茍潔其去就吾義可安雖小官有所不

屑也

論曰昔麗士元蔣公琰臨縣不治論者謂非百里才

逮觀周程二子大用則可大效小用之輒亦小效以

知委吏乘田莫非經濟而麗蔣之學為已疏矣伯子

居諫垣僅九閱月所上章疏引義陳善酌古變今天

德王道燦然明倫有能舉而措之者則周公其人也

神廟既不行其道而纂經之命亦卒沮於安石遂使

贊述之功不施於後然聲教遺言粹然與六籍相表

裏其裨助道術亦孔彰巳范祖禹云不遷怒不貳過惟伯淳能之豈不信哉

程叔子

程叔子名頤字正叔少伯子一歲年十八詣闕上書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黜世俗之論期非常之功且乞名對不報因遊太學見胡瑗瑗試諸生以顔子所好何學得叔子論大奇之處以學職嘉祐四年試進士報罷遂歸不復試英宗朝嘗代父珦上書陳治道一曰

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懇切敷暢可舉而行性疏通簡易而莊重有體衣雖紬素冠襟必整食雖疏儉蔬飯必潔父珣年老左右致養無違家事悉力營辦細務必親贍給内外親族八十餘口呂公著判太學雅知叔子延為太學正不至近臣屢薦自以學不足不願仕也及哲宗立司馬光及公著等薦之叔子曰将累人矣使韓富當國吾猶可以有行也有旨授西京國子監教授辭召為祕書省校書郎又辭論經筵三事且曰若言可行

敢不就職如不可用願聽其辭於是除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再辭乃受既拜命即上言習與智長化與心成陛下春秋方富願選名儒入侍講講罷入分直以備訪問或有小失隨事獻規又言輔養主德非徒涉書史覽古今已也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涵育薰陶成就聖德今間日一講解釋數行為益既少又自四月罷講直至中秋非古人旦夕承弼之意又言立講之儀始於明肅太后昔王昭素講易崔頤正講尚書邢昺講春秋皆

於殿上坐講此祖宗尊德重道之美萬世所當法也方是時潞公文彦博年幾九十矣每侍立終日上命之休不敢退或以謂叔子曰潞公甚恭而君至嚴何也叔子曰潞公三朝元老事幼主不可不恭頤起布衣為師傅敢不自重然彦博每歎叔子以為真侍講也叔子嘗言天下重任惟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係宰相君德成就責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所為說常於文義之外反覆推陳歸於人主一日講

顏子不改其樂講畢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人主崇高茍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而簞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舍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五月差看詳國子監條制請改試為課不復考定高下以銷爭競成禮讓建尊賢堂以延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凡十數事司馬光大變熙豐之法叔子謂曰役法當討論未可輕改也光不聽既而數

年紛紛不能定先是講官以禄薄例兼他職八月差判登聞鼓院叔子曰古以蒲蘆喻教謂當以誠化也若營營於職事則臨時進講徒善詞說而已辭不受在職累月不請俸諸公知之乃使户曹持給及冬至郊祀霈恩不為妻求封或問之曰頤起草萊被名再辭不獲命顧為妻求封耶於是百官將表賀叔子以亮陰未除節序遷流思慕彌切請改賀為慰從之比除喪有司請張樂置宴叔子謂通喪雖闋猶當因事用樂今特置宴是喜

之也乃輟樂叔子進講色甚莊繼以諷教聞上宮中漱而避蟻問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耳叔子曰此惻隱之心也推之可以及四海嘗講罷上起折栁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折所講書有容字上藩邸嫌名也中人以黄覆之講畢因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惟患臣下尊之過甚而驕心生耳請自今舊名嫌名勿復避其隨事獻益多此類於時人士從學者益衆而蘇軾在翰林亦多附之者遂有洛黨蜀黨之論吕公著既相遇叔子

厚多所咨訪軾及弟轍疑叔子於人材有所進退益忌之會朝議以游酢為右正言轍乃沮之毀及叔子值上病疹累日不御邇英而宰相未之知也叔子身詣省質責之且曰上不御殿太后不當獨坐於是大臣入問疾而心亦不悦軾既惡叔子賈易朱光庭不能平合攻軾而胡宗愈顧臨亦彈叔子諫議孔文仲素有伉直稱然惷不曉事為軾所紿上疏極詆叔子叔子遂罷說書差同管勾西京國子監再辭以父憂歸終喪三省奏除館

職輙又沮之乃除直祕閣仍判西監又再辭董敦逸摭其有怨望語改左通直郎管勾嵩山崇福宮未拜紹聖元年申祕閣西監之命又再辭四年黨禍起放歸田之哲宗為輔臣言頤在經筵多不遜言者承風論之遂削籍竄涪州河南尹李清臣即日迫遣欲入別叔母不聽既行謝良佐曰是行也良佐知之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為耳叔子曰族子至愚不足責邢恕故人情厚不敢疑孟氏既知天安用尤臧氏道出漢江中流遭颶船幾

覆同舟盡驚號叔子正襟危坐無怖色有父老問曰獨無怖何也叔子曰心存誠敬耳父老曰心存誠敬曷若無心叔子欲與語不顧而去徽宗即位移峽州被赦復宣德郎任便居住叔子在涪州講學不輟至歸氣貌鬚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之叔子曰學之力也夫學者學處患難耳富貴榮達不須學也復以通直郎權判西監受命即謁告既而供職尹焞疑之叔子曰上初即位首被大恩不可以虛德意吾之不能仕亦已決矣受俸一月

乃行吾志耳建中靖國二年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崇寧二年蔡京執政詔追出身以來文字及所著書范致虛又請逐其學徒叔子乃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叔子受氣甚薄三十寢盛四十五十而後完至是年七十餘筋骨無損嘗自述以告張繹繹曰先生豈以受氣薄而厚為保生耶叔子曰吾以忘生徇欲為深恥五年正月彗出西方太白晝見始弛黨禁復宣議郎致仕大觀元年九月卒年

七十五叔子之學要本於誠以四子為標的而達於六經動止語默一以聖人為師卒得孔孟不傳之統為諸儒宗出其門者最多歸自涪時易傳已成猶逐旋修改未嘗以示人或以為請曰自揣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耳有問難及之則取篋身自發示又著春秋未成中庸成而失傳初偕兄伯子稟學於周子周子手太極圖授之二程子之講學論道淵源蓋出於此伯子嘗言正叔平生不讀莊列非禮弗動弗視出於天與又曰異日能

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也至接引後學隨才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而讓焉學者稱為伊川先生理宗朝賜謚曰正追封伊陽伯

胡安國曰程氏之文於易則因理以明象而知體用之一源於春秋則見諸行事而知聖人之大用於諸經語孟則發其微指而知求仁之方入德之序其行己接物則忠誠動於州里事親從兄則孝弟顯於家庭辭受取舍非其道義則一介不以取與諸人雖祿之千鍾不顧

也

論曰二程之道中正明粹若合符節使及孔氏之門則顔孟之侶冉閔而下殆不及也父珦知漢州時二子同入僧寺伯子入而右羣從皆右叔子入而左返顧無後從者至堂曰此某不及家兄處也故朱子曰明道德性寛大規模廣濶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嗚呼先哲深微之致非知德者孰能識之昔顔孟潛見不同横渠論之至當當元

豈以前叔子不仕豈以伯子在朝有顔潛之意耶

呂大臨

呂大臨字與叔其先汲郡人自祖以下葬藍田故為京兆人始與兄大鈞同事横渠張子大鈞字和叔為横渠同年友心悦其學遂賓賓執弟子禮横渠之學以誠明為本以禮樂為行他弟子徒誦其言獨大鈞若蹈大路日用朝夕依以為軌轍治父喪自始死至葬祭一倣古儀所得為者已復推之冠昏飲酒相見慶弔之事節文

彬彬關中化之又嘗講井田兵制撰為圖籍若可施行其尊信横渠如此大臨亦宗横渠之學横渠卒乃東見二程其學博涉羣書妙達義理而如不出諸口其行以聖賢為法愛民利物而若無能者其文如萬馬千兵飽㵱伉壯幾於古人而薄而不為雖㳙暑燕閒必儼然危坐每欲掇拾三代遺文舊制令可行不為空言以門蔭入仕不應舉或問其故曰不敢掩祖宗之德元祐中除太學博士祕書省正字嘗論選舉曰古之育才以多為

樂今之選舉以多為患古以禮聘士常恐其不至今以法待士常恐其競進夫為國之要不過得人以治事如為治必欲得人惟恐才之不足何患於多如治事皆任其責惟恐士之不至何患於競今取人而用不擇所任任人以事不問所堪故入流之路不勝其多而為官擇士則常患之才待次之吏歷歲不調而考其職事則常患不治惟立士規以養德厲行更學制以量才進藝定試法以甄賢別否修辟法以興能備用嚴舉法以核實

得人制考法以責任考功庶幾漸可復古及富弼致政居家頗好佛學大臨與書曰古者三公無職事內則論道於朝外則主教於鄉必將以斯道覺斯民豈以爵位進退體力盛衰為之變哉今大道未明人趨異學此老成大人惻隱存心之時若移精變氣務求長年乃山谷避世者所好非所望於公也弼謝之其後范祖禹以大臨修身力學宜備講官薦之未及用卒初大鈞為人剛正於所灼信身遂行之不復疑畏識者方之季路而大

臨婿於張戩戩喜曰吾得顏回為婿矣二人涵養之淺深畧可想見故伊川稱曰和叔任道風力甚勁至深潛縝密則不如與叔其見重如此

論曰銓法之弊久矣旋用而旋退當其用時未嘗為官擇才量才授官則其退也必有以用違其才而横受其辜者已昔皐陶安於理官后稷自謂便人彼皆聖賢之侶用猶各有所宜况中材乎故知資格年勞之循乃漢晉之弊法為政之道育才要矣審官急焉

若用大臨之論以與明道學校取士之制相備庶幾作人之化興而唐虞官人之盛可復覩矣

朱光庭

朱光庭字公掞河南偃師人嘉祐二年登進士第調萬年主簿數假邑事人稱明鏡文彦博舉應制科會仁宗登遐罷試丁内外艱服除為修武令邑有牧地民久侵冒為税籍朝廷遣使按畝加程總四萬餘石光庭爭之得減萬餘石改垣曲令他邑斂青苗錢類以嚴取辦光

庭不答一人而輸以時足樞臣薦對神宗問中外何所
聞對曰陛下即位以來更張法度臣下行之或非聖意
故有不便誠能去其不便則天下均被福矣吕大防守
長安辟僉書判官朝廷伐西夏五路出師雍為都會事
多倚以辦調發有非朝廷意而急於期會者光庭執不
從神宗崩命勾當山陵事洛人不知有大役司馬光薦
名為左正言首以辨大臣忠邪為言又請天子燕閒與
儒臣講習罷提舉常平官不散青苗錢廣儲蓄備水旱

太學置明師以養人才論奏無虛日多所薦達人無知者遷左司諫論急務十事河北饑遣往賑濟多所全活拜右諫議大夫請名講官便殿訪以治道是歲旱論救災十事還給事中有詔幸後苑賞花燕羣臣會春寒請罷燕以秪天戒其夏日食上疏論修德應變乞戒諸州讞獄毋得為疑似之言以論事求外補除集賢殿修撰知亳州數月復召為給事中劉摯罷相守鄆光庭封還麻制坐落職復知亳州改知潞州還集賢院學士紹聖

元年以疾卒年五十八光庭天性純孝居父喪廬墓側三年修身治家居官立朝一以至誠守亳及潞賑饑恤災民懐其德甞從孫復授春秋受學於胡瑗告以忠信為學之本光庭終身力行之後又從二程子遊知大學為入德之方服膺踐行造次不忘初見明道於汝州踰月歸語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一月矣伊川稱其篤學力行至於没齒志不渝于金石行可質于神明蹇蹇王臣之節凛凛循吏之風著見事為皆可記述云

論曰程門稱游楊謝呂四先生顧自紹聖以前半糸
議論炳著朝端者則光庭為最著方其坐春風中恂
恂然粥粥然涵養克治惟恐有未遑也及其立朝涖
官直節勁氣撫民育物卓卓表見如此非有得于學
而能然乎

呂希哲

呂希哲字原明申公公著之長子也公著簡重寡默而
申國夫人性嚴有法度希哲甫十歲每侍立終日不命

之坐不敢坐日必冠帶以見長者雖盛暑毋得輒去巾韈縛袴市井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又延焦千之以教之千之方正嚴毅諸生少有過輒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語既悔乃畧降詞色以故希哲德器成就迥絶恒流希哲嘗言人生内無賢父兄外無賢師友而能有成者寡矣比長以恩補官事胡瑗於太學因遍從孫復石介王安石遊安石謂之曰士事科舉者為貧也有官矣而猶

事科舉是僥倖利達學者不由也希哲遽棄科舉之業及伊川至太學與隣齋希哲少伊川僅一二歲然察伊川學問淵源非常人比首以師禮事之由是復得遊於明道橫渠諸賢間知見益廣希哲之學大抵以知言為先自得為本躬行為實不尚虛言不為異行其讀書平直簡要不主一門及安石紛更庶政愎諫自信動失衆心希哲雖與有舊不為茍同安石欲用子雱侍講殿中以希哲亦大臣子欲先引之以為例希哲固辭至元祐

中乃除兵部員外郎充崇政殿說書日夕勸上以修身為本父之遷諫官方抗辭而蘇軾戲謂曰法筵龍象當觀第一義布哲笑不荅已謂范祖禹曰若辭不獲命必以楊畏為首時畏在言路方以險詐厚於軾故布哲及之由是始聽其辭紹聖初出知太平州坐黨謫居和州徽宗立復官知單州召為光祿少卿直祕閣又出知曹州尋奪職又知相州邢州奉祠布哲性至樂易然未嘗假人顏色悅人以私宦京師時不謁臺諫遇遷轉即一

見執政外此不見也每述其從父舜徒事云從父守會稽或咎以不求知者答云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慎乃所以求知也晚居宿州真揚間十餘年靜坐一室不問家計衣食不給或至數日絶糧而處之晏如嘗言孝子於父母事必躬親不可委諸臧獲穀梁云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如以已所自親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言初學當理會氣象詞令容止輕重疾徐之間

不惟君子小人於此分亦貴賤壽夭所由定又言攻其惡無攻人惡日夜點檢絲毫不盡即不慊於心矣何暇點檢他人耶日必讀易一爻遍考諸儒之説默坐沉思隨事解釋夜則與子孫評論古今商確得失乆之方罷與仙源為夫婦六十年未嘗一日有面赤自少至老雖衽席之上未嘗戲笑政和中卒年七十八

論曰自小學廢士之失其德基也乆矣希哲平生不欺闇室推厥成就則自少小時德性固已堅定而復

觀摩於有道師友間故所學所守一出於正人亦孰不愛其子而或狃於歲月之富則教常不豫或撓於姑息之私則教復不嚴其在貴胄患又倍之根之不培枝於何達人材衰息職此之由若公著者豈獨有家之法為政者推此以礬髦斯士可也

史傳三編卷四